

# 閩南語辭書的類型與發展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洪惟仁

uijinang@gmail.com

## 1.1 閩南語辭書的種類

辭書的分類可以有許多標準，各種語言因為其特殊性，分類標準可以做一些調整，根據實際的需要，閩南語辭書可以用四個標準來分類，即：一、依語言結構分類，二、依使用功能分類，三、依內容分類，四、依拼音法分類，共四種分類法。茲分述如下：

### 1.1.1 依語言結構分類

字典：以「漢字」為詞條（entry）編排之辭書。一個詞條等於一個漢字，因此詞條都是單音節的。早期韻書，如《彙音妙悟》、《十五音》或早期羅馬字典，如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杜嘉德《廈英大字典》均屬於此類。

詞素典：以「詞素」（morph）為詞條編排之辭書。一個漢字通常就是一個詞素，但有些詞素（多半是外來語或擬聲擬態詞）有二音節以上，如「葡萄」、「琵琶」、「枇杷」、「（白）siak-siak」、o-tó-bái、a-lí-put-tát……。因此詞素典可以收多音節詞條。如英語語根典、漢語字源辭典等是。因為漢語的詞素基本上是單音節的，雙音節以上的詞素很少，因此極缺乏詞素典，閩南語也未見詞素典。

詞典：以「詞」（word）為詞條編排之辭書，如《台日大辭典》等，日治時代的詞典以及戰後編纂的羅馬字詞典大概都是「詞典」。

詞組典：以「詞組」（phrase）為詞條編排之辭書。如英語的片語典，日語慣用語典、漢語的成語典均屬此類。漢語詞素與詞不好分，通常大辭典都兼詞典與詞組典之功能。如《台日大辭典》既修詞，也收詞組。

語典：以「句」（sentence）以上的語言形式為蒐羅對象的辭書，如一般的諺語典、成語典都是。

以上各種字典、詞典、詞組典、語典通稱為「辭書」。

### 1.1.2 依使用功能分類

辭書可以根據其使用功能做分類，以規範語文使用為目的所編成的辭書為之「規範性辭書」，以描寫語言事實為目的所編成的辭書謂之「描寫性辭書」。分

述如下：

規範性辭書：以語言規範與語言教學為主要目的所編之辭書，其詞條之語音、詞彙、文法力求合乎標準形式。如中文各種「國語字典」、「國語詞典」。閩南語較少這樣的詞典，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和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可以算是規範性的字典，其他的詞典也多少兼有規範作用，如以廈門為標準音。

描寫性辭書：以呈現語言事實為主要目的所編之辭書，其詞條之語音、詞彙、文法力求兼收各種方言變體，包括地域方言或社會方言。譬如杜嘉德《廈英大字典》（1875）或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1931~1932）雖然都以廈門音為標準，但也兼收漳泉各種次方言的發音，以傳統詞彙為主，但也兼收借自日語的新詞。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雖然具有規範作用，但也儘量收集各種方言變體，因此也可以算是描寫性辭書。

### 1.1.3 依內容分類

綜合辭書：內容包羅萬象，沒有限制。一般大型辭書都屬於這種辭書，《大英百科辭書》是最典型的綜合辭書；其次像文化大學的《中文大辭典》，諸橋轍次的《漢和大辭典》，正中書局的《辭海》都是。小川尚義主編的《台日大辭典》（1931~1932）雖然以一般詞彙為主，但文化、藝術、風俗……等無所不包，也算是綜合辭書。

專業辭書：以特定的專業領域使用之詞彙為收集對象者。如一般的醫學詞典、植物詞典、動物詞典、化學詞典、哲學詞典、佛學詞典……都是。台灣最流行的專業詞典是「諺語典」，日本時代最著名的諺語典是平澤平七主編的《台灣俚諺集覽》（1914）。佐佐木舜一的《台灣植物名彙》（1928）是一本植物詞典；伊能嘉矩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1909）以及陳國章《台灣地名詞典》（2004）是地名詞典；戰後洪惟仁編的《台灣禮俗語典》（1985）蒐集台灣生命禮俗的各種相關用語；張光裕編的《台語音外來語詞典》（2005）廣泛收集各行各業台語使用的外來語。專業辭書通常不分類，如分類編排，便有類語典的意義。

對照詞典：以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對照的辭書。如樟樹出版社的《華台對照典》是一本台灣閩南語和華語的對照詞典。他如廈門大學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以及楊青矗(1992)、吳守禮《國台對照活用詞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2000）…也可以歸入此類。

類語典：依詞彙意義分類編排詞條的辭書。如一般的「詞辨」之類的詞典，百科詞典也屬於這類辭書。這類詞典因為把意義相近的詞進行比較，對於詞彙學習、作文參考乃至文化學習相當有用。洪惟仁《台灣禮俗語典》（1985）按生命進行的順序排比詞彙、諺語、洪惟仁《台灣哲諺典》（1992）將台灣諺語依台灣諺語之意義分門別類解釋，也可以歸入這類辭書。

### 1.1.4 依拼音法分類

閩南語的書寫形式可分漢字和拼音字，拼音字至少有反切、羅馬字、假名、注音符號等，羅馬字也有很多形式，拼音方式的分歧是閩南語研究與書面語發展史的複雜性與特殊性所造成的。以下按拼音方式分為四類。

反切類：以漢字為拼音工具的辭書。傳統韻書，如《彙音妙悟》、《十五音》、《彙音寶鑑》……等採用三字反切法標音，均屬此類。

羅馬字類：以羅馬字為拼音工具的辭書。教會羅馬字所有的辭書如杜嘉德《廈門音大字典》、甘為霖《廈門音新字典》以及戰後所編大部分的辭書都屬於此類。這類辭書不但數量多，有些部頭相當大，一般的水準也不錯。

假名類：以日本假名為拼音工具的辭書。日治時代由官方所編輯、發行的辭書都屬於此類。如總督府發行的《日台大辭典》（1907）、《台日大辭典》（1931~1932）均屬此類。這類辭書不但數量多，部頭大，水準都不錯。

注音符號類：以國語注音符號為拼音工具的辭書。戰後初期具有官方性質或傳統性格的詞典均屬於此類。比較典型的有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國台字音對照錄》（1946）、蔡培火《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1969）、吳守禮《綜合閩南語基本字典》（1985）…均屬此類。這類辭書通常都相當重視漢字的對應。

以上所舉四種分類標準可以對所有詞典進行交叉分類，任何詞典都可以歸入以上四種類型之中的一類；同一大類也可能有兼類情形，比如上舉杜嘉德《廈英大字典》或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雖然都以廈門音為標準，但也兼收漳泉各種次方言的發音，因此兼有規範詞典和描寫詞典的雙重性格。洪惟仁編的《台灣禮俗語典》雖曰「語典」，但兼收詞彙、慣用語、箴言、諺語、甚至歌謠，因此也兼有詞典、詞組典的功能。

## 2. 早期閩南語經典辭書

以上提供了四種辭書的分類標準，每一種標準都可以做為主要分類，然後再做次分類。以什麼標準做為主要分類標準要看分類的目的，如果我們要兼顧閩南語辭書發展，拼音法的分類應該做為最主要的分類標準，因為閩南語辭書由韻書到羅馬字字典、假名詞典到注音符號字典，可以說代表著閩南語辭書發展的各個階段。因此以下就以拼音法做為主要分類標準，敘述閩南語辭書的發展、作者的背景及進步的歷程

### 2.1 傳統韻書

中國自古以來有許多種韻書，韻書可以說是一種附有簡單解釋的漢字音同音字集。最早的韻書是南北朝時代各地自然發展的方言韻書，到了隋代陸法言編輯

了一本可以涵蓋「古今通塞，南北是非」的抽象韻書，就是《切韻》（601）。這本韻書分韻的標準不是依照一個標準方言，而是採取一種「從分不從合」的原則，就是說甲地有合韻的現象，而乙地卻分韻時，根據乙地方言分為兩個韻；同樣的，乙地有合韻的現象，而甲地卻分韻時，根據甲地方言分為兩個韻。他的分韻非常細，而且採用「反切」的注音方式，這種反切可以根據自己的方言切出自己的方言，因此《切韻》並不代表任何方言，他把所有共時方言抽象化，並且把歷時變化壓縮到一個共時的平面，變成漢語的一個抽象的音韻系統，也就是中國式的 *diasystem*，可以說是一種抽象的規範性字典。《切韻》出來以後，所有新編的韻書都在為《切韻》做增補或修改的工作，描寫性的方言韻書也就亡了。直到元代周德清編成《中原音韻》，描寫性的方言韻書才又重新出現。這種方言韻書最流行的是方言最複雜的福建。閩語最早出現的是明代戚繼光（1528-1587）在福建編成的《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是閩語最早的韻書。所謂「十五音」的十五個聲目就是這本韻書訂的，而以改良的三字反切取代《切韻》的二字反切也濫觴於這本韻書。

之後福建各地都出現的各種方言韻書都沿襲了《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的體例，如林碧山重編福州話《珠玉同聲》，坊間與前書合為《戚林八音》；閩北有《建州八音》；泉州有黃謙《彙音妙悟》（1800），是閩南語最早的韻書；漳州有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潮州有《擊木知音》；廈門有《八音定訣》。各地方言也不斷重編新韻書，如廖綸璣編《拍掌知音》，是一本泉州韻圖，只有三十六圖，收文讀音，不收白話音；《增補彙音》（編者出版年不詳，有1820年壺麓主人序），也只收三十字母的文讀音。

台灣的閩南語韻書最早是台灣總督府為台灣語教育所編的《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伊澤修二主導編成；《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901）是小川尚義主導編成，所使用的假名對於伊澤修二系統有了一些修正，從此之後所有的假名音標都根據這個版本，沒有再修正過。

沈富進的《彙音寶鑑》（1954）是最早、也是最通行的土產台灣閩南語韻書；此外有林登魁《烏字十五音》，李木杞《國台音通用詞典》（1963），黃有實《台灣十五音詞典》（1972），陳成福《國台音彙音寶典》（1986）。無論從品質、內容而言，沈富進的《彙音寶鑑》（1954）應該算是最優秀的經典之作。

以上所介紹的韻書編纂的目的只是根據各地方言為漢字定音，有因音求字的功能，但這些韻書所收的漢字音偏重文讀音，忽略了白話音，白話詞素往往疏漏。至於沒有漢字的白話詞素音節有時用「○」表示「有音無字」，或者根本不收，因此這些方言「韻書」缺乏詞素蒐集的完整性。

從閩南語方言學的觀點，這些韻書最重要的價值是保存了當代的音韻系統及漢字音讀，是研究閩南語音韻史的重要文獻；其所使用的「三字反切」改良了傳統反切法切字不定、切字太難的缺點，把反切法改造成具有準確拼音的功能；偶而也保存了早期閩南語的字義或詞彙，但是白話詞素蒐集不全，字義解釋非常簡

略，不能算是近代意義的「字典」，語言描寫的價值性不高。

## 2.2 假名拼音辭書

日本自 1895 至 1945 年統治台灣 50 年，由日本人所編成的假名拼音辭書共 14 種，重要的辭書大部分是總督府所發行，重要的主編者是小川尙義。

日本統治台灣，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導日本統治者，特別是警察學習台灣語；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導台灣人學習日語，爲了教會台灣人日語，日本的初級教員必須學習台灣語。基於上述兩個目的，總督府一「始政」即開始研究台灣語，而所謂「台灣語」指閩南語，客語即稱爲「廣東語」。

日本統治台灣第三年的 1898 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即出版了《日臺小字典》，這本小字典是小川尙義採用他的老師上田萬年所編的日語詞 2500 條翻譯而成。方言採用漳州音，假名採用伊澤修二所訂的《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

1904 年杉房之助編成《日臺新辭典》，雖然題爲「日臺」，其實是一部「臺日辭典」，附錄的〈台灣語發音例〉可以考知當時的台北語音。其假名方案已經採用 1901 年《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剛修訂的新假名拼音。

1907 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日臺大辭典》，小川尙義主編。本典正文 1183 頁，所收詞彙保存了清代以前未受日語影響的閩南語，文獻價值非常高；212 頁的〈緒言〉展現了小川尙義對中古漢語、漢語方言、閩南語方言的研究功力。在第一款〈南部福建語之特徵〉中小川引用了當時可蒐集到的羅馬字記音的漢語方言文獻，閩南語方言（廈門、泉州、漳州）、日語（漢音、吳音）、朝鮮、越南的漢字音、梵語對音進行比較，一方面展現閩南語在漢語中的地位，同時擬測出中古音音值。他的方法與高本漢相同，都是採用了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比較音韻學的方法，但是高本漢的博士論文《中國聲韻學研究》至 1915- 1926 年才陸續發表，趙元任等人的譯文 1939 年才出版，小川尙義的擬音早了 8 年以上。小川尙義的擬音不但不比高本漢遜色，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小川尙義甚至比高本漢更接近後來的定論。可惜小川尙義的論文是用日文書寫，並且在台灣發表，因此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與應得的學術地位。

〈緒言·台灣語之發音〉展現小川尙義共時語言學的功力。他的音韻描寫獨具慧「耳」，言人所不能言。他的本變調交替理論是包擬古 tone cycle 理論的前趨，他的三調階說也是洪惟仁、董昭輝三調階理論的先驅。

本典卷首附錄的彩色〈台灣言語分布圖〉是第一張台灣語言地圖，比例精確、印刷精美，雖然不免錯誤，也算相當可信，是早期最優秀的語言地圖，至少在最近以前未有出其右者。

《日臺大辭典》的部頭相當大，實用性不高，因此 1908 年東京大日本圖書

株式會社奉總督府委託出版了《日臺小辭典》，仍由小川尚義主編。

除了學務系統之外，警務系統也同時在研究閩南語。1931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發行了東方孝義所編的《臺日新辭書》。作者 1913 年渡台任警察，歷任台灣總督府通譯、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住過台南、嘉義、台中、台北，閱歷豐富，因此所收詞彙常可補《日臺大辭典》（1931~1932）之缺。因為小川尚義所主編的辭典，調查範圍限於台北，有些中南部的特殊詞彙往往缺漏。

小川尚義另一巨著是主編了《臺日大辭典》上下卷。1931 年出版上卷、1932 年出版下卷，台灣總督府學務課發行。全書 1916 頁，收詞九萬餘條，都是口語詞，少數文言詞也使用於高階使用者，因此本典可以算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大的閩南語口語辭典。發音以廈門音為標準，但兼收漳泉各腔方言變體，是閩南語方言資料最豐富的辭典，並且解釋精當，例句甚多，都是活語言的紀錄。因此本典雖然具有規範的作用，但也兼具絕佳的描寫性。

《臺日大辭典》的部頭相當大，實用性不高，因此 1932 年台灣總督府另外出版了節要本《日臺小辭典》，收詞只有 2 萬餘條最常用詞，仍由小川尚義主編。

小川尚義為總督府編纂閩南語辭書的最後一個作品是《新訂日臺大辭典》上卷（1938），共 1146 頁，所以只有上卷沒有下卷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的關係無法付梓，直到 1945 年終戰，下卷都未曾出版，原稿不知去向。

除了上述的語言詞典外，還有一些政府或民間編纂的專業詞典出版。如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台灣》（1909），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1938），這兩本是地名詞典；平澤平七《台灣俚諺集覽》（1914）是蒐集台灣諺語做豐富的語典；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印的《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1922），收 9942 個職業名稱，台語部分也由平澤平七負責翻譯。

日治時代日本人編纂的閩南語辭書共 14 種，其中 7 部由台灣總督府編纂發行，並由小川尚義擔任主編。小川尚義堪稱為最偉大的閩南語學家，另兩位閩南語辭書的編纂者杉房之助和東方孝義也曾經參與過總督府的辭書編纂工作。由此可見台灣總督府對於閩南語的研究極為用心，而成果豐富。

## 2.3 注音符號拼音辭書

所謂「注音符號拼音」是戰後國語推行委員會為實現〈國語運動綱領〉第六條「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的教育思想，委由朱兆祥將國語注音符號修改為可以標示閩南語的拼音法，叫做「台語方音符號」。但由於政府有意的忽視，政府編纂的注音符號拼音辭書只有三本：

《國臺字音對照錄》1946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

《國臺通用語彙》1952 年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台北國語日報社出版。

《常用名詞彙編》1962 年台灣省政府秘書室出版。

不但數量很少，品質也不夠水準。注音符號式的大詞典都是民間的支持者所編纂。值得提起的有以下幾種：

蔡培火《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1969 年台北正中書局出版，正文 1119 字。華語、閩南語雙語對照。其注音符號和朱兆祥的注音符號有不小的差異。蔡氏在日治時期就提倡教會羅馬字，但受當局阻礙，不得出版，戰後又因台語羅馬字碰觸政治禁忌，不得已用自創的注音符號來標示。

楊青矗《國台雙語詞典》，1992 年敦理出版社出版，華語台語注音詞典。所用拼音自成一格，注音符號、羅馬字都與傳統不同。有音無字的詞素或作者不認同的漢字都自造新字。

朱兆祥「台語方音符號」最忠實的使用者是吳守禮。吳守禮是台北帝國大學畢業，曾師事小川尚義，是由日治時代到戰後唯一聯繫兩代閩南語研究傳統的學者。早期是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對國語教學、注音符號的推廣有相當的功勞。1985 年出版《綜合閩南語基本字典》全文 1000 頁，基本上採用「台語方音符號」注音，漳泉廈各腔並收，各種異體字兼容。但這只是一部字典，吳守禮由遠流出版社出版的《國台對照活用詞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2000），是一部以華語為主，閩南語為輔的詞典。

## 2.4 羅馬拼音辭書

閩南語羅馬字是唯一被當成文字使用的拼音文字，它是最早出現的閩南語拼音，並且至今都還在發展，是生命力最強的拼音字。十七世紀天主教羅明敖教派（Dominican）在菲律賓傳教時就用羅馬字書寫閩南語做為傳教工具，現存最早的文獻是 1617 年用羅馬字書寫的天主教教義書。可見羅馬字文獻出現的年代比閩南語最早的韻書《彙音妙悟》發表的 1800 還早了將近 200 年。但是當時並未留下閩南語字典。

閩南語深入的研究應該是十九世紀基督新教在英國殖民地馬來亞，英國倫敦教會對當地華人傳教時設計英式羅馬拼音開始的。

最早的作品是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的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福建方言字典》。這部字典可以說是將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做為藍本，將三字反切改成英式羅馬拼音，加上一些漢文例句，以及比較詳細的解釋，而有一點「字典」的功能，不過仍然偏重於漢文漢字文讀音，口語的描寫仍然不足。

麥都思使用的羅馬拼音是英式拼音，衆所周知，英語因為歷史上經過一次所

謂 great vowel shift (元音大推移) 的語音變化, 與羅馬字的音讀的差異很大, 但麥都思採用現代英語的羅馬字音讀來拼寫閩南語音, 造成一些難以理解的拼法。譬如「圖」拼成 toe, 這是因為英語腳尖義的 toe 唸成[tou], 而早期漳州音「圖」唸成[tou], 但是 toe 用拉丁式的拼音唸起來像「頹」文讀音或泉音「蹄」、「題」。因此衛三畏 (S. W. William) 從 1935 起就一直在提倡拉丁式的羅馬拼音, 1842 年發表〈新拼音法〉, 其所編的《中國叢報》乃全面採用拉丁式羅馬字拼音拼寫漢語。

1853 年羅啻 (Ilihu Doty) 發表了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翻譯英華廈腔語彙》是第一本採用衛三畏理念所制定的羅馬字廈門話拼音方案, 可以說是白話字的始祖。

1873 年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9) 根據他在閩南地區傳教所學習、聽聞的紀錄, 編纂了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俗名《廈英大辭典》。這部詞典雖然是單音節詞素為詞條, 但是收入相當豐富的例詞, 因此也不妨稱為詞典。發音雖然以廈門音為標準, 是一部規範詞典, 但是也同時收入泉州、漳州各地的次方言變體, 因此也算是描寫性詞典。本詞典完全不用漢字, 專收口語詞彙, 收詞相當豐富, 解釋亦頗精當, 是研究閩南語方言、詞彙的經典辭書。

台南長老教會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牧師 1923 年發表了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漢英大辭典補編》。巴克禮一生提倡白話字, 開辦台南神學院、創辦《府城廣播》、翻譯聖經, 是對白話字推廣貢獻最大的人。杜嘉德發表《漢英大辭典》之後經過了半個世紀, 台灣社會文化變化迅速, 新詞不斷出籠, 譬如「電」字, 杜典只收「電公」、「電母」之類古詞, 但是當時「電」已經用來翻譯 electrone, 並且衍生了許多新詞, 如「電話」、「電報」、「電火」、「電車」、「靜電」、「無線電」……等, 因此發表了這部補編。在這部《補編》裏他所收有關「電」的詞共 101 個。除了傳統的「閃電」義之外, 增加了 100 個現代「電氣」義的新詞。除此之外, 他在詞條的音讀之外都加上了相當的漢字, 方便讀者了解。因此雖然名為《補編》, 其實是新編的詞典。

以上這兩部詞典最有價值的是忠實而完整地反映了當代閩南語的語音與詞彙, 是極有價值的描寫性詞典, 不但是研究閩南語音韻學、詞彙學的經典辭書, 也是研究閩南語文化發展史不可或缺的文獻。但是這兩部詞典部頭很大, 攜帶不便, 因此一般讀者較少人知道。

西方人所編最大部頭的詞典是施萊赫 (Gustave Schlegel, 1840 - 1903) 所著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漢題《荷華文語類參》。施萊赫的父親是一個動物學家, 曾擔任荷蘭 Leiden 博物館館長。施萊赫九歲學中文。1962 年和



Fanken 同船以翻譯實習生的身份來到印尼，被荷蘭殖民地政府派赴廈門研究閩南語。Fanken 負責白話文研究，施萊赫負責漢文研究。結果 Fanken 編成 *Chinesesch-Holandi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ct* 漢題《廈荷大辭典》。詞典未出版 Fanken 即於 1863 年去世，後由格萊思 (De Grijs) 整理，於 1882 年出版。施萊赫則於 1864~1882 出版了四大冊的《荷華文語類參》，雖然是文言文辭典，但因為施萊赫是民俗學家，本典收入很豐富的閩南民俗。因此本典不但是最大的閩南語詞典，具有研究漳州文讀音的價值，並且也是研究閩南語民俗文化的寶典。

最流行、影響最大的是《廈門音新字典》。1894 年美國歸正教會打馬字牧師 (John V. N. Talmaji, 1819~1892) 發表 *E-m̄ng-im ê Jī-tián*《廈門音个字典》。1913 年甘為霖牧師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增訂打馬字的字典，發表了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漢題《廈門音新字典》，這部小字典以白話字解釋漢字，符合國人學習漢字音的需求，因此成為歷來最受歡迎的閩南語字典。

二十世紀以後，閩南語的研究成為日本學者的擅場。但日本學者採用的都是假名拼音，戰前唯一用羅馬字注音的詞典是佐佐木舜一的《台灣植物名彙》(1928)，台灣博物學會發行，是一本植物詞典。佐佐木是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調查係係長，他將所調查的植物附上台灣土名，有閩南語、客家話、各地南島語名稱、學名、日語名對照。所有土名用羅馬字標音，閩南語、客語名另附漢字。1938 年佐佐木舜一增補《台灣植物名彙》，改題《台灣主要樹木方言集》，由台灣山林會發行。

戰後兩本重要的羅馬拼音閩南語詞典都在日本出版。一本是第一位閩南語博士王育德先生在東京出版的《台灣語常用語彙》；其次是村上嘉英在天理大學出版的《現代閩南語詞典》，簡明扼要，在日本相當受到愛用。

中國也出版了一部大詞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4 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由黃典誠等廈大教授合編，現代中文與廈門話對照，前文 1055 頁，廈門話檢普通話 213 頁。收普通話五萬餘條，廈門話七萬餘條。特點是漢字選用頗經考證，對台灣閩南語的漢字選用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釋義以解釋普通話詞彙為主，不能算是真正的閩南語詞典。又發音太注重中原韻書傳統，否定了閩南語俗讀傳統，往往欲以韻書標準為閩南語俗讀正音。用字亦以中原漢字為正統，否定民間通行俗字，是一部規範性很強的辭書。

戰後台灣也出版了幾本羅馬字拼音的重要辭書，一是陳修《台灣語大辭典》(1991)，一是董忠司《台灣閩南語辭典》(2001)。最近由教育部編成《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尚未正式出版，網路試用版已上傳教育部網站，網址：<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這是戰後第一部由官方主導的閩南語詞典。2000 年曹逢甫教授擔任國語會主委即計畫由教育部編纂《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及《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詞典》，前者由姚榮松擔任總編輯，編輯委員十人，都是國內閩南語的語言學家，另外 13 人為閩南語專家參與編輯，是戰後編輯陣

容最堅強的閩南語詞典編纂團隊。2002 年開始編輯工作，至 2005 年正式上網，歷時四、五年。本典採用的音標最初為 1998 年教育部公告的「台灣閩南語拼音方案」（俗稱 TLPA），2006 年教育部重新公告修正版的「台灣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台羅」），本典遂全面改用新公告的台羅拼音及連字符使用法，所用漢字也逐步改用教育部自 2006 年起分批公告的「推薦漢字」，因此是一部規範性很強的辭書，但也羅列了異用字及方言又音，紀錄了漢字書寫法及發音上的變體，因此也兼具描寫性作用。

綜上所述，羅馬字閩南語辭書除了《荷華文語類參》是荷蘭人為統治印尼的便利而編纂之外，最初都是基督教洋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而編纂的，戰後教會也繼續編纂閩南語詞典，但是主導權逐漸轉為國人為編輯主力，最初由民間學者主動編纂，最後台灣教育部才為了教學的目的正式運用政治的力量主導編纂。

以上四種拼音方式的辭書，唯一代有傳人，不斷改進編纂技術，持續出版至今的是羅馬字辭書。